

热钱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胜利会师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出来了。最后,如果能源和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就会加重中国企业经营负担,中国外汇储备依然面临巨大风险。

如果从全球经济互动的角度,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后,很多新出来的流动性很可能会向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国家转移,在美国还没有出现很大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其他经济体会更早出现通胀压力。▲

美国政治变革与这场金融危机

□王缉思(北京大学)

一、美国政治的三十年轮回

已故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198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的轮回》一书中,描绘了美国政治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循环,指出美国政治总是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两端之间徘徊,其周期是大约三十年的一个代际。

197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陷入所谓“滞胀”困境。二战结束以后主导美国经济政策三十多年的凯恩斯经济学遭到了巨大挫折。在国内推进“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同时在海外进行耗资巨大的越南战争,使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激增,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被迫放弃了国际货币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石油危机则彻底扰乱了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

于是,美国人开始排斥政府对经济和个人空间的过分干预,保守派代表人物里根得以于1980年以极大优势当选总统,开始了一个保守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以后虽然有民主党克林顿当政的八年,但克林顿没能成功推进民主党的传统主张,共和党盘踞的国会给了他太多的掣肘,保守浪潮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主流。

大约三十年之后,施莱辛格的“美国历史轮回论”又一次得到验证。我们不是宿命论者,但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三十年的保守浪潮撞到了岸边巨岩,美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几十年来空前的政治变革。2008年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伴随的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加深,以及公众对华盛顿政客和华尔街大亨肆意侵占公共空间的强烈愤懑。私人资本过度扩张导致金融动荡绝非偶然,强劲政府干预势在必行。2008年选举的潜台词是:不管黑人白人,能拯救美国公共空间的就是好人。其实,奥巴马的肤色不是美国精英的最重要考量。他当选的最大意义,是竖起了一个风向标,标志着美国保守势力和思想的退潮,相对自由开放思想和扩大覆盖面的公共政策正在涨潮,从而有可能开始美国历史上一个新的轮回。

二、三十年保守主义政策积重难返

应当肯定,美国过去的三十年,总体上是综合国力

提高的三十年。同当年卡特政府时期(1977—1980)经济疲软、国际地位下跌的局面相比,今天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要强大得多。

美国国力的复兴始于里根政府时期(1981—1988)。里根政治主张的核心命题是反对大政府。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现在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里根经济和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是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所谓“里根革命”利用了美国核心价值中的有限政府观念,通过减税、解除监管、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举措,迫使政府从经济社会领域大步后退。同时,美国经济走出滞胀,得到了高速发展。虽然美国的复苏在何种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里根的社会经济政策是有争议的,但里根时期对政府干预的怀疑和反感,已经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至今产生强大影响。

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总体表现良好,掩盖了许多隐患。贸易赤字激增、储蓄率低、制造业外包、各个阶层之间的经济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新移民迅速增加,避免了美国陷入像西欧、日本那样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困扰,但同时产生了劳动力素质下降、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被削弱的问题,导致了保守势力的反弹。

乔治·布什时期(1989—1992)和比尔·克林顿时期(1993—2000),美国领导人试图在左右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但美国的中间道路比欧洲偏右,其理论和政策来自所谓“战略贸易学派”,强调政府塑造国家竞争力,追求“公平贸易”。克林顿政府通过增税和削减福利开支双管齐下的措施,成功地实现了联邦预算平衡。然而它的经济政策和“文化多元”的社会政策遭到共和党国会和其他保守派势力的强烈反抗。因此民主党掌握白宫的八年并没有改变美国政治“向右转”的基本方向。

自称奉行“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乔治·W·布什,2001年上台之后在社会经济领域却基本否定了克林顿的政策,回归到里根经济学。“9·11”事件发生,更使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布什的减税和放松管制的措施毫不掩饰地倾向资本、富人和垄断财团。在金融投机、虚报利润、安全标准和服务水平下降、欺诈公众造

成的一系列商业丑闻面前,布什政府依然一味包庇大公司和巨富。

到了2008选举年,布什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的结构性损害开始充分暴露。规模空前的减税不仅削弱了联邦财政能力,扭曲了长期资本市场,而且加剧了贫富悬殊。整个社会狂热消费,低收入阶层纷纷进入次贷市场,而缺乏监管的金融机构肆意放贷并将有毒资产打包出售,制造了庞大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终于引发了空前的金融危机。保守主义主导美国政治的局面宣告终结。而保守主义横行霸道的布什八年,大大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实力地位。

三、奥巴马的两难政策选择

近几年来,由于吸收大批新移民、就业妇女大量增加、国民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等诸多社会因素,美国自由派的力量在上升。布什政府的倒行逆施,加快了政治转型的过程,使民主党终于有了同时掌握行政部门和国会的机会。本文结稿时,正是奥巴马执政一百天。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内外政策的调整基本上顺应了美国民心,顺应了“向自由主义偏转”(也可以说是“向左转”)的政治潮流。正如《新闻周刊》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所说:“奥巴马不仅继承了一个更加自由化的国家,而且懂得如何利用这一机遇。”

同时,奥巴马认识到保守势力虽然受挫,但是在美国政治中盘根错节,掌握的有形和无形财富不容忽视,不得不对它们做出政治妥协。所以奥巴马政府明知公众痛恨贪得无厌、胡作非为的银行家,却不敢轻易整顿和重组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大块头”。《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金融业创造和聚敛的巨额财富,给予了银行家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而美国政府“夹在金融家对于破产的担忧和公众对纾困计划的憎恶中左右为难”。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对奥巴马金融政策的主要批评和警告不是来自右翼,而是来自相对较“左”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

摆在奥巴马政府面前的两难选择是:第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重点放在刺激实体经济上,还是拯救银行?明知濒临破产的银行是无底洞,出于政治考虑

却不能不救;第二,是经济增长优先,还是社会福利、教育、节能减排优先?奥巴马竞选时提出的变革计划中,医疗保障、教育改革、气候变化是三大重点。如果增加社会福利、提高能源效率、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不能尽快兑现,奥巴马的民意基础将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唱反调的也大有人在。经济增长上不去,一切都无法实现。

在其他内外政策方面,奥巴马也有“做得太多,推进太快”的危险,所以在揭露虐囚、改善国际形象等问题上,都是进两步、退一步,生怕得罪了国内保守势力,妨碍金融稳定及经济复苏这个第一要务。

四、政策变了,但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没有变

在美国政治史上,当前这场深刻的金融危机和奥巴马政府的对策是否成功,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过去美国经历的历次重大危机不同的是,这是国际国内两场危机的交叉。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三十年中既取得了自由企业的经济扩张,又提高了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与其所处的相对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关系极大。现在美国要实现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宏大目标,更离不开国际合作。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深入理解一些美国人提出的G2设想和美国的国际战略调整。

尽管奥巴马的政策调整幅度较大,美国人也在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但是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对美国人有振聋发聩的影响,但尚未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纵向看美国,有时会得出与“横向看世界”不同的一些结论。例如,现在诸多国际评论家都认为美国已经或者正在衰落,“一家独大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但是,类似论点在过去几十年中反复出现,大概是世界政治中频率最高、流传最广的一种预言,然而迄今没有成为现实。我们还需长期观察几年到十几年,才能知道这次是不是“狼真的来了”。▲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保值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步步恶化,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创造世界货币的建议。周

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那么这种内在缺陷是什么呢?周小川的回